

資治通鑑補正

賢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

明

唐紀六十 起三年盡七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配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興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又使屯禹城 禹城屬

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 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

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清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清池 甲辰昭義奏元志紹餘眾萬

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以太常卿李絳檢校司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

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

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州理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

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

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 所管聽命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

無罪免死長流白州 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為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

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

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

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鎮安德縣地隋分安德縣故城置唐屬德州 或言王廷湊欲以奇兵襲

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 唐平 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安行碑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者為循州司戶

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寶劍四月李祐敗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拒者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

者徑入滄州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望來險縱恣檢擄彈壓奏報發關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

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奢邀功爭上表論列上未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其代守

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謀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

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請誅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蓋者張呈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

獲已而貶黜亦其實也至於死賜則因李祐尋夢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

馬國亮奏其同捷奴婢綾絹故也李祐尋夢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

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餘皆勿受辛

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衛澶三州以憲誠子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相奢殺萬洪大驚疾逐劇上曰祐若死是奢殺之也癸酉賜者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廷湊

上書請納景州考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死庭湊懼而復進之也又奏升志紹自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

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憲誠竭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

武何進涵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涵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涵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涵

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眾唯唯受殺前使及監軍者統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吏將皆入弔詔拜

留後按進涵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

長當謹而聽承命諸將總事論之曰苦前使與監軍公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

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眾聽其言咸感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牙此恐涉溫美之辭耳今從舊傳書夜兼

行趣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李聽本河北人用兵饋

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士子以進涵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域空

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余丑以衛尉卿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

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侖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

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辛酉以早免京畿九縣今歲租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士申赦庭湊及將

士復其官爵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是微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

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下惟以書史自娛聲樂

遊政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劉昫曰武德以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

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

元中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迄於今服之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

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奸

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祀圓丘

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行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

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事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

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蒙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

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萬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武甯節度使王智興

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

使智興自餘徙陳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蒙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

成都二百里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考異曰實錄冠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

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賊元穎為邵州刺史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實為神策諸

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梓州度劍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

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劍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

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渡水嵯巔謂蜀人曰

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為之慘悽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竭於蜀中嵯巔

六十一

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頴不恤軍士怨苦元頴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頴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是歲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咸太和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為魯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逐之左僕射同平章事王播蔓播少孤貧自刻苦以

至成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浮沉不存士行播斂貨財附姦邪以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

委簿書堆案盈几他人所不堪者播反用此為適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

元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

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

節度使所居為使宅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奉天趙存約

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

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

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亂之狀上始悟以造氣豪疾惡必能除亂而又憚於用兵惜其勞費造奏曰臣

計諸道征蠻之兵已歸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諸軍皆受臣約束比臣行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

矣乃授造手詔如其所請許以便宜從事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

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軍單騎迎勞於

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陁陁北沙陀素驍勇

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

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諒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

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塞下有舊廢柵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

是雜虜不敢犯塞

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

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

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圖既合唱聲曰殺取應聲而進殺之新軍八百餘人

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

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奚冠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如羯以獻 裴度以高

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歷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

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出禮部郎中集

賢院學士劉禹錫為蘇州刺史初太和二年禹錫自和州刺史徵拜主客郎中時禹錫猶銜前怨復作再遊元都觀

詩且為之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司馬居十年召

還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燦若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矣得為主客郎中

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免葵蕪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其詩有種道桃士今何在前度劉即今又來

之句執政見之茲不悅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至是度甫罷政即出刺蘇

州 辛未夜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散流翫午觀者不能數 上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

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

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為申錫貶逐張本一太原饑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

匹 八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開石化為麪人取食之 鄜州大水溺居民三百餘家 初裴

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裕德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東南

道節度使 是月舒州大水溺居民六百餘家 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為宣歙觀察使傳師明於吏治下不敢欺慎

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印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

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蒞以廉靜聞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穆宗朝為

為中書舍人時翰林缺承旨穆宗面命傳師為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才必不堪願治人

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不出穆宗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之善開曉諄切終不肯出傳師治家不尚威嚴閨門

自化人稱其風德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

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善邊圖蜀地形其山川險要南與南詔相入者圖之左西與吐蕃

相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日召老於軍旅邊習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聞蜀自清溪關則南

吐蕃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其以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

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

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一百四十二卷張臬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

宗建中四年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

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

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勦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

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前人所言蜀之險

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勿言豐邑兩若言

林皆東蠻也

可塞則是故周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遙遷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以大河守之方可况聞南

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益由禍不在身望

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他日賊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請甲人於

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二百戶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

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係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皇警擊奇鋒流電雷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枚義城

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桑遠城以扼西山吐蕃舊制分餉諸戍常以盛夏地苦瘴毒

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印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饋者無恙蜀人由是粗安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

早死孫襲震立改元咸和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傷稼出官米賑給

太和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為滄州刺史朱洎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

州明年以棧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德齊節度是年

賜號義昌軍太原旱賑粟十萬石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

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

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之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

得之也因而撫之使得止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朝廷恭順二

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

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

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

資公補益補正唐紀六十

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於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莽昇卒子景徵立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世其謀

舊唐傳云平七月為京兆尹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

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

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

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

飛龍使掌飛龍殿

守澄乃止是日旬休

一月三旬遇則下直而休休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

遣中使馳召

宰相馬希範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

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

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

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侍從猶有說事官

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

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政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嗣之子也晏敬

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違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

際

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

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

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以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

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

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方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

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元亮磁州人實通五世孫係父之子

蔣入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三年

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

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申錫清慎介潔不立黨與素疾居要位者賄賂成風故自為近臣凡四方通問

悉皆謝絕一無所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之歎息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

將作監掌工木匠工

度支掌文調宗正卿掌太廟卿即宗廟不修故皆罰俸

亟命中使師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墮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

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宰相建白以皇太后與寶歷太后稱號未辦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寶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素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於戎舊傳曰又遣六月戊寅以霖雨積旬詔疏理諸司繫囚

甲午梓州元武江水漲二丈漂沒廬舍遣使賑給

秋八月戊寅以陝統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士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

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

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懷殺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

其心所募壯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兵器徒務華飭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

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

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搗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章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德宗之時章維州不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謂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

能取約罷戍兵

考異曰舊傳德裕輒遣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同太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堂執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傳僧臺諫亦無

董勅等名蓋舊傳誤也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始川

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城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

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誠歸吐蕃執恇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

僧孺益深為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蜀州陷三縣

壬子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陰弊羣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德如三皇

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求乃聖王之末事況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二月蘇

州地震生白毛以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楚久在并州諳其風俗因人所利而

利之弊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東旋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

胥悅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回鶻昭禮

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驍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從新傳李聽之前鎮武寧

也有蒼頭為牙將考新舊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應索鎮武寧遂得為牙將也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蒼頭不欲聽復

來說軍士殺其親吏饒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為武寧節度使夏四月兵部尚書柳公

綽卒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之書大資仁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諱三十年

謹甚雖姻戚不知非婦所生也薛左右僕妾至有以小字呼之者公綽御下嚴吏民莫不恐悚然在薛夫人之側未

嘗以厲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嘗為渭南尉值歲歉每飯不過一甌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百姓皆飢我何忍獨

飽又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恕加人於子孫其昌乎公綽與張正甫善公綽子仲鄂遇正甫於路去蓋下馬而拜正

甫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壽即相逢其太過公綽作色不應徐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免於街

中騎馬衝公綽邪此人不足與語正甫乃拜謝失言附錄公綽壻紫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

舉累官外迫兩府皆成瘡膏古好博戲還古希藏中物既盡并妻柳氏收養亦志其所齊古得之輒盡而還古不
以介意每出行必封管鑰與家人曰留一十九郎傳博勿使別為清息為惡人所陷誤也有堂弟浪迹江湖好吹
簫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召之使歸自與洗沐同
榻而寢因致書所知求補官職姻族以此重之
五月壬辰李德裕奏修邛峽關及移舊州理臺登城邛峽關在雅州縣經

縣所謂邱嶸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邱嶸關在葛州北九十里葛州先治越嶺縣宋白曰越嶺漢邱都地臺登漢旋牛地李心傳曰邱嶸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

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

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秋七月原王透薨

遠代宗子

八月吏部尚書崔彥卒彥冲識精裁為時賢相初為禮部侍郎

即典選甄拔才行一無所私雖舉主陸贄之子亦不得與試咸稱公當他日彥妻李氏從容謂彥子弟曰今已長成盜為置莊園乎彥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蓋指所取進士三十而言也李氏曰公為陸相門人幸知貢舉而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三十人為莊田則陸氏一莊荒矣彥慙恨不食者累日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為嗣會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青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附順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聞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行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誠薨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

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

得非以大戕乎

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棕隱語謂之大戕

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

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嫌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如舉知貢舉也宗閔默然有聞曰更思其次悰曰

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安靖相公令悰

達意李宗閔蓋居清安坊因以種之如後劉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

班序遞明列於兩觀崇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夫帥其屬正百官之

觀列以為大門官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癸丑太和七年春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新茶 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謁渥澤甚

奏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說其

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辱其誠懇遇休假日謁於私第振誠歷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

滄二十餘年及卽世之後僕射擅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勲績不絕賞延任居蕃閭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

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欲請邊廳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勲業朝廷豈不以褒職之重命賞封功

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僕射印綬節旄樂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孤犖之臣所措

宰相錢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缺後嗣從諫以笏扣頭酒淚而辭及至本鎮謂

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偏觀朝德惟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真杜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

也今從故歸而益驕為劉從諫實錄 壬子詔以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及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賑粟十

萬石河南河中絳州各賑七萬石 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悍節度使高瑀不能制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

制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上以為憂甲寅以領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瑄

之弟也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徐迪盧龍進奏官也詣宰相言軍中

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補註想此時志

誠遣徐迪來求還僕射而不可得故迪云然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

一為朋黨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則朋黨矣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

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幹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

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李吉甫諡

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楊志誠怒不

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唐中世以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

者同時至幽州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文穎不受而去

故皆為所留和王綺綺順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唐以隨州刺史為常州刺史東南二千八百

師東八百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金謂

舍人中書宗閔失色丁巳以蕭幹為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千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

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襄掠州縣

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

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戰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

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閔宗惡覃在禁中數言事罪奏其侍講上客從容謂

宰相曰股脩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脩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脩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

切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擬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

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慨然而止甲戌地震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己酉以早命京城諸司疏法繫囚

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發

丑以右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附錄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便無儀檢舉在華密而無重望乃獨為帝所眷遇嘗

謂之曰高飛之羽長者在朝朝廷羽翮也程初為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

侯程性懶日過八碑乃至時號八碑學士

閏月乙卯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詔下數日澍雨上惠近世文

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卷代宗廣德元年德裕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以難

事見二百九卷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

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

聽宗室年高屬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

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

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

檢校右僕射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悉誤今從實錄仍別遣使慰諭之壯牧憤河朔三鎮之

桀驚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同鶻

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未當五年閒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

先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纔足自

護遂使拔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閒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足自治也哉然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

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境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可取哉故

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

趙又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成皋耳故魏於河南亦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

蔡誅齊頌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頌之二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少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矣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人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咬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勝負哉自十餘年以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邳士美敗趙復振社叔良敗趙復振李勣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環作

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承唐

隋開十六衛改左右翬衛曰左右衛府左右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驍衛承左右驍衛曰左右領將衛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府唯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監門府曰右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復改左右金吾衛左右左右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

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鈐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元貞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

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
兵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
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

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分散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百

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糧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也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宣暇異略雖有黨元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

十年閒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

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殫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創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

遼走蜀繚路萬里事伍彊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徧重謂成安穩山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肝徧重之勢也

食七聖謂肅代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德順憲穆宗